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

沈雲龍 主編

萬竹樓隨筆

左舜生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五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臺幣

主編者：沈

雙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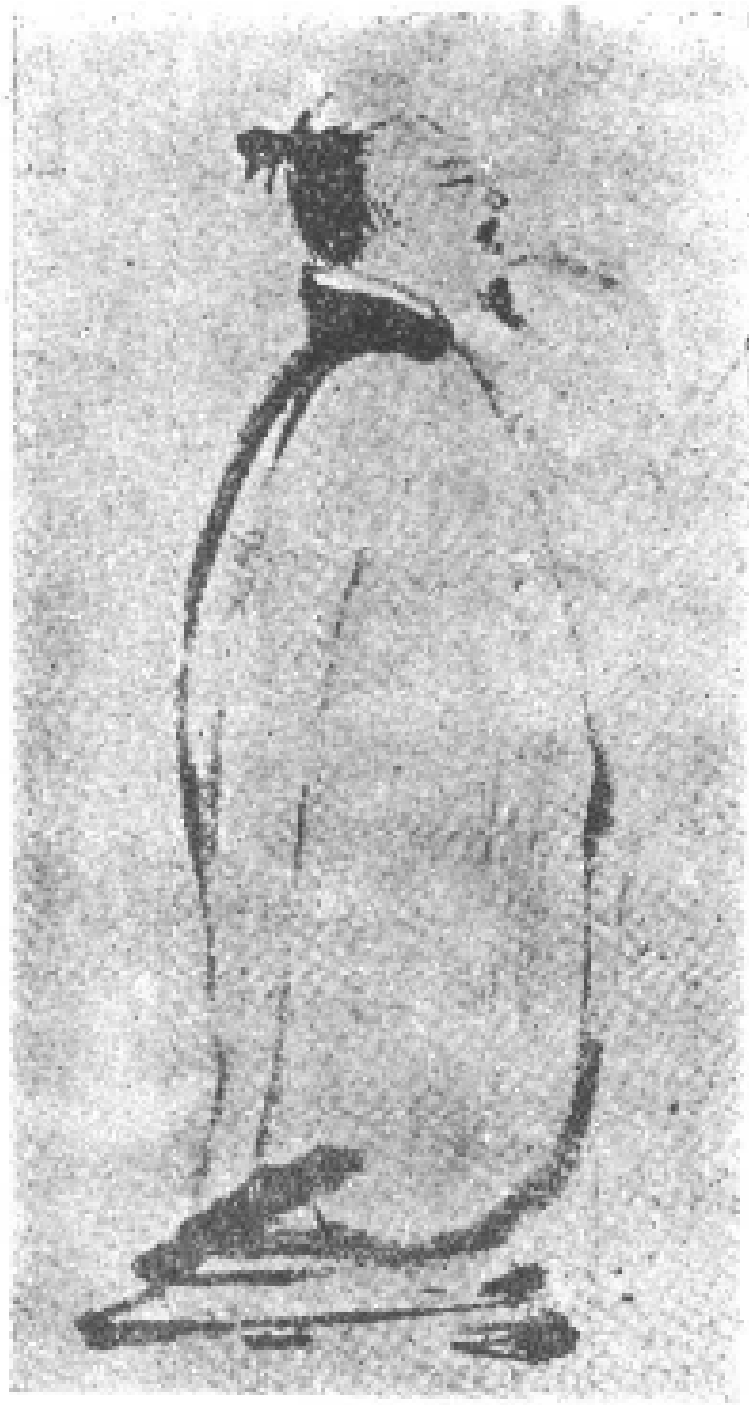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宋梁楷畫白行吟圖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萬竹樓隨筆

目錄

一	雜談李白	一
	李白年譜簡編	二
二	畧談杜甫	三〇
三	讀『小山詞』	五四
四	中國文學上所表現的王昭君	六四
五	春風燕子樓	七五
六	蘇家三父子	八四
七	黃遵憲其人及其詩	九四

八	文人兼經師的王闓運	一二三
	附錄一：關於楊度	一三一
	附錄二：記齊白石	一三二
九	亢直敢言的王先謙	一三五
一〇	戊戌得罪的皮錫瑞	一四五
一一	遊戲召禍的葉德輝	一五〇
一二	西洋文學翻譯者林紓	一五五
	附錄一：辜鴻銘與嚴復	一五九
	附錄二：嚴復與袁世凱	一六一
	附錄三：嚴復論康梁	一六六
	附錄四：嚴復與白話文	一六八
一三	我眼中的梁啟超	一七一

附錄一：梁啓超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一七六
附錄二：梁啓超與清末言論……………	一八九
附錄三：梁啓超手寫康有爲的詩……………	一九二
附錄四：釋譚嗣同獄中題壁詩……………	一九三
一四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	一九六
附錄：關於劉師培……………	二〇四
一五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	二〇五
一六 記梁濟的自殺……………	二一六
一七 厭世自沉的王國維……………	二二二
附錄一：王國維與沈曾植……………	二三〇
附錄二：王國維評紅樓夢……………	二三二
附錄三：王國維的詞……………	二三七

一八	清末建設與盛宣懷	二四四
一九	張謇及其事業	二五一
	附錄：張謇與沈壽	二五七
二〇	梁士詒之一生	二六六
二一	民初被刺的宋教仁	二七六
	附錄：黃遠庸論袁世凱	二八〇
二二	為爭人格而討袁的蔡鐸	二八三
二三	以身殉職的陳布雷	二八六
二四	書生建黨的曾琦	二九〇
	附錄：曾琦的遺囑與絕筆	三〇一
二五	記盧作孚之死	三〇四

二六 太平天國史話六篇：……………三〇九

一、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三〇九

二、長沙在包圍中八十天……………三一四

三、太平軍第一次破武昌……………三一九

四、太平軍怎樣得到了他們的「天京」？……………三二四

五、太平天國在南京的設官分職……………三二九

六、太平軍對女性的蹂躪……………三三五

二七 關於『義和團』的史料……………三四一

二八 讀『庚子西狩叢談』……………三四四

二九 讀『驢背集』……………三四七

三〇 曹亞伯與『武昌革命真史』……………三四九

三一 假定魯迅還活着……………三五—

三二	郁達夫與徐志摩	三五四
三三	謝六逸與『日本之文學』	三五九
三四	關於田漢	三六八
三五	談『西林獨幕劇集』	三七三
三六	談『雷雨』	三七六
三七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	三八三
三八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	三八八
三九	梁祝影片及其他	三九二
四〇	哥德論革命	三九五
四一	關於『威廉退爾』劇本	四〇〇
四二	關於『茶花女』劇本	四〇三

四三	談『溫莎公爵自傳』……………	四〇六
四四	記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女子……………	四一一
	一、西施……………	四一一
	二、虞姬……………	四一三
	三、李夫人……………	四一五
	四、卓文君與紅拂……………	四一七
	五、班昭與蔡琰……………	四二二
	六、二喬的故事……………	四二七
	七、綠珠與石崇……………	四三〇
	八、江采蘋……………	四三五
	九、才女李清照……………	四三八

附插圖十六幅：

- 一、宋梁楷畫太白行吟圖
- 二、蘇軾繪像
- 三、黃遵憲肖像
- 四、王闓運繪像
- 五、王先謙繪像
- 六、嚴復肖像
- 七、梁啓超逝世前一年造像
- 八、戊戌時代的康有爲
- 九、譚嗣同遺像
- 十、蔡元培肖像
- 十一、王國維壯年造像
- 十二、張謇晚年造像
- 十三、梁士詒六十五歲造像

十四、宋教仁遺像

十五、陳布雷肖像

十六、曾琦編醒獅週報時造像

雜談李白 (701—762)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上面這首詩，是白居易讀過李白和杜甫的詩集以後寫下來的。李白(701—762)約長於杜甫(712—770)十二歲，大約在李白的四十以後，杜甫的三十以後，他們便做了很好的朋友。儘管在中國的詩壇，自來是李杜並稱；儘管他們所遭遇的困厄，乃至垂老不得志而客死異地，也有不少的相似之點；可是他們兩位的人生態度與作品內容，却彼此保有一種迥然不同的氣象。照白居易的解釋，把他們兩位擺在那樣一種時代，只是天意，好像要他們專爲人間產生幾首好詩。這就詩人的本身說來，也許是不幸；但就我們讀詩的人說來，除在欣賞他們作品的時候，也多少爲他們

的處境有些扼腕以外，却未嘗不爲我們有機會讀到這些好詩而感到愉快。

十三年前，我曾在成都瞻仰過工部草堂，在那裏塑得有我們三位詩人的肖像。中間一位，自然就是我們的杜子美先生，其餘兩位却是黃山谷和陸放翁，當時會引起我一種感想：四川的朋友真是好客，他們對於這三位外來的詩人，表示這樣的尊重，但何以對於一位確確鑿鑿生長在四川的李白乃獨付闕如呢？我想，假如在杜黃陸三位塑像中間，同時也把這位李先生塑上，身着錦袍，高舉酒杯，表示他以地主資格，在那裏招待這三位遠客，甚至連東坡先生也以主人資格一同塑上，成爲一個「唐宋五詩人祠」，豈不更爲圓滿？何況李杜和蘇黃，生前本來又都是好友呢？我想我這個設計是不錯的，假定三五年後，能把今天在大陸的這羣土匪肅清，我還是要把這個建議向我們的四川朋友們鄭重提出的。

我在香港住下來，一瞬間又快到三年了，平日除寫些不相干的文字換取一點稿費以外，多的是時間；假如我沒有一個歡喜讀讀書的習慣，我真不知道如何去銷磨這個漫長的歲月。一提到香港的文化水準，我真有點悲觀：最近一兩年，我還是照

常的跑跑書店，大致香港九龍兩地，大大小小的書店，也有四五十家（自然專賣外國書的還不計算在內），可是不幸得很，香港確實是一個缺少書籍的地方，其情形和臺灣不相上下，甚至我把這四五十家書店跑遍了，想找一部像樣子的杜詩也不可得，但無意中却得了兩部『李太白詩集』，這已經令我喜出望外了。我這篇『雜談李白』的筆記，便完全是爲我自己想多了解一點李白而記下來的，我想對於一個已有研究的讀者，是不會有多大的貢獻的。

說李白的少年時代，是在四川度過的，考之於他自己的作品，這已經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關於李白真正的籍貫，却自來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或者說是隴西（甘肅），或者說是四川，或者說是山東，甚至還有人懷疑他是外國人的。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這是李白自己『與韓荊州書』所說的。他的同時人李陽冰爲他撰『草堂集序』，也說他是『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又李白自己『上安州裴長史書』說：『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因爲『金陵』兩字，有人懷疑這封信是僞托，清乾隆間

王琦所作「李太白全集」的補注，則解釋「金陵」兩字或爲「金城」之誤，我想這是很合理的。「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李白是「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所謂「興聖皇帝」便是李嵩；所謂「神龍」，乃是唐中宗的年號。依上述種種，李白的原籍是隴西，即今天的甘肅，大致是很確定的了。

明楊升庵（慎）有一篇「李詩選題辭」，說明李白生長於四州，甚爲詳盡，他說：「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序，上表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鄒谷詩所謂「雲下文君沽酒店，雪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頌也，頌薦疏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

，即其事也。……」又李白「與韓荊州書」說：「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裏也說：「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其時李白已和許圜師的孫女結了婚，住在湖北的安陸（即他岳家的所在）已經有三年之久，這件事在他上裴長史書裏，也說得很明白。可是在他結婚許氏以前，他已經有過「南窺蒼梧，東涉溟海」的事實；在揚州不到一年，便花了三十餘萬；又同一位四川朋友吳指南遊過洞庭，吳死以後，他又到過金陵。由此推算，他離開四川的時候，大致在二十以後，最遲也不會遲過二十四五。他離川以後，便沒有回去過，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凡他在四川寫的一些詩，都是他早年的作品。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這首詩題是「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而所謂「戴天山」，就是李白故鄉彰明縣的康山，然則這首詩是他少年時期的作品，是毫無可疑的了。（參看李長之所寫的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大致便是我們這位青年詩人最初離開四川到達湖北的得意之作。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這無疑更是他晚年流寓宣城懷念他故鄉的作品了。

又在李白所有的作品中，詠到月亮，提到峨眉的地方，往往都是最優美，最自然：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像這樣的句子，尤其是我們這種會到峨眉山看過月亮，也會在青衣江(即平羌江)上坐過木船的人所最能欣賞的了。

根據上面所述的種種，則李白故鄉之確爲四川，還更有什麼疑問呢？

在這一節中，我還有附帶的幾句話想說一說：去年李長之先生所出版的這本『李白』的小冊子，他把『聽蜀僧濬彈琴』這首詩，也作爲是李白少年時期的作品，我看似乎可以斟酌，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蜀僧抱綠綺，（琴名）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不說技術這樣老到不像是少年之作，假定說這也是在他未離四川以前作的，根本也就無所謂『客心』了。

『舊唐書』以李白爲山東人，大致是根據元微之（稹）『杜工部墓誌銘』的兩句文字：『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而微之之文，大致又根據杜甫的兩句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李白住在山東很久是事實，但『舊唐書』說李白『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却是很可疑的：范傳正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敘述李白的家世，明明說：『隋末多

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按碎葉爲西域城名，隸安西都護府。）流離散落，隲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唐中宗年號）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同時我們在李白的作品中，也很難發見提到他父母的話，這可看出李白的家世，確有幾分神秘，而說他的父親做過「任城尉」，當然是更不可靠了。

有人懷疑李白是外國人，這大致是由於陳寅恪先生一篇「李太白氏族之疑問」的文字所引起。（原文見清華學報十卷一期）這篇文章我不曾見過，或見過而沒有留意，現在手邊又沒有，陳先生的論點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想，懷疑李白是外國人，也許比懷疑墨翟是外國人更不爲無理：一、根據他同時人李陽冰的紀載，曾說他是涼武昭王暠的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再根據稍後於他的范傳正所紀載，也說他家因「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假定李白的家庭曾竄居西域是一事實，則自隋末到唐中宗的神龍之初，所經過的時

間，約爲七十年左右，至少他家最初遷去西域的時候，決不是李白的父親，可能是他的祖父或曾祖父。李白的先人既是因罪而「謫居」，而「被竄」，則攜帶家眷一同前往的機會總是很少的吧，然則儘管李白的祖父若是中國人，但他的祖母和母親是外國人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李長之先生在他所寫的一本「道教徒的詩人李太白及其痛苦」的小冊子上，指出李白是「華僑」，但我還想假定李白是一個混血種。二、還有關於李白曾草「答蕃書」的一種傳說，他的家庭既竄居異域達七十年之久，則李白因家庭關係自幼便通習當地的語言文字，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稀奇了。三、再看李白的樣子，我覺得也是很可注意的：賀知章一見李白而歎爲「謫仙人」；他的朋友魏萬，也說他「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我們試想想，一個混血兒的最大特點，不往往就在他的兩隻眼睛嗎？四、李白的孩子們，有的叫「顏黎」，有的叫「明月奴」，叫「天然」，他並且還有一個妹妹叫「月圓」，我們也覺得有些異樣，現在久居外國或信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中國人，也往往要取一個「若瑟」、「保羅」、「瑪利亞」、「惠靈吞」這類的名字，可見李白的家庭確也是洋氣十足的。五、

李白究竟姓李不姓李，根本也還有問題，據李陽冰所說：「神龍之初，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可見李白之姓李，原是臨時指定的，我們看到李白許多贈人的詩，凡是遇着一個姓李的，他總歡喜和他們攀本家，這也確實是一種可疑的心理。

凡上述種種，我並沒有意思一定要附會李白是一個外國人，不過爲實事求是起見，我們不能不明白這些事實就是了。即令李白是一個「僑民」，或如我所假定是一個「混血兒」，但他既已回到中國，長於中國，讀中國書，在中國結了婚，也在中國服過官，又有無數的中國朋友，而且一千多年以來他成爲一個中國人所最歡迎的詩人，則我們把他的家世弄得清楚一點，也不過和他增加一點更親切的關係罷了。

李白自從離開他的故鄉四川以後，便一直過着一種漫遊生活，以當時的交通情況，他所到過的地方也算不少了。

從他的作品看，我們知道他住得較久的地方爲湖北、山東、河南；因爲一度非

正式的從政，住在長安有三年之久；此外他的遊蹤所及之處，則有湖南、山西、河北、江蘇、安徽、浙江，……最後乃死在安徽的當塗。他之認識孟浩然，是他出川不久在湖北時候的事；他之和杜甫做朋友，則是他退出長安，年齡已在四十四五歲的時候了。

李杜這兩位詩人，不僅在他們的作品上表現一種不同的情調，實際則他們兩位的個性，也顯然不一樣。李白的出發點是道家、縱橫家、遊俠；他所崇拜的人物，為范蠡、魯仲連、侯嬴、朱亥、張良、謝安。杜甫則為純粹的儒家，他所崇拜的人物，乃為「伯仲之間見伊呂」、「萬古雲霄一羽毛」的諸葛亮，而他最大的抱負，乃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李白並不是不熱心於功名富貴，但他對於做官不過是取快一時，無論成功或失敗，他總是要走，決不是一個官可以把他拘束得了的，因為他還有一個更高的目的，乃在求仙學道。杜甫却具有一腔忠君愛國的思想，對當時一般流離困苦的人民，以及他的妻子和兒女，他也確實抱着無限的同情，假定他做官做得很順手的話，他是不難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在杜甫的集子裏涉及李白的詩，一共有二十五首，我們可以看出老杜對李確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具有一種深厚的友情，但他却也不是一味的恭維，帶一點規勸的話也還是有的，例如他說：

「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這不是於開頑笑之中多少帶了一點責難意味嗎？至於李白對於杜甫又怎樣呢？自然也是很好的，李白有一首「沙邱城下寄杜甫」的五律說：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

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這不也可看出李白對杜甫友情的自然流露麼？相傳李白也有一首和杜甫開頑笑的詩

說：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來作詩苦！」

李白懂得杜甫的詩是從苦吟而得的，但杜甫却說：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究竟詩還是應該苦吟的好，還是自然流露的好呢？這是關於作者性分的一個問題，只好聽其「各顯神通」，絕對無法強其趨於一致的啊！

「政治者俗人之事」以李白這樣一個浪漫派的詩人而要他去玩政治，其失敗是「理有固然」的。可是李白對這一點却有他的自信：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鄴中贈王六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浪水。世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上李邕）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永王東巡歌）

他不僅有着這樣的抱負，而魯仲連、張子房、謝安石……更是他所崇拜的對象，本來這幾位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富有詩一般的意味啊。

等到唐玄宗的天寶元年（七四二），即李白四十二歲的時候，他的政治機會果然來了。當時他有一位在會稽認識的道友吳筠，因爲玉真公主的關係，應召到了長安；李白也就因吳筠的關係，被引薦而出仕，當時李白有幾首『別內赴徵』的詩，內中有一首說：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同時在一首『南陵別兒童入京』的詩裏他也說：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我們只看他這種語氣也可想像李白當時的心情，是如何的躊躇滿志了。果然，到了長安以後，唐玄宗待他總算是不錯的，一見面便對他說：『卿是布衣，名爲

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這樣一來，李白便做了一名「翰林供奉」。所謂「翰林供奉」者，便好比有錢人家所豢養的一種清客，無非是拿來換換口味，開開玩笑的。自來做皇帝的人，對於這類文學侍從之臣，往往是以「倡優蓄之」，自司馬遷，司馬相如以來已經是如此，他們決不會承認一個文人會有什麼「拯物情」，更會有什麼「濟時策」的；於是乎李白想做魯仲連、張子房、謝安石的一些抱負，便只好歸於幻滅，惟有縱情詩酒，和光同塵的與當時的宮廷和當時長安的一般文人學士，來共同過一種糜爛生活了。

原來在唐玄宗的開元一期，文治武功是頗有可觀的，可是進入天寶以後，却一天天趨於腐化，因為有了一個一代尤物的楊太真，再加上楊家的一羣兄弟姊妹，乃把這位皇帝弄得神志昏迷，卒致釀成一幕「安史之亂」，同時把我們這一代詩人的李杜，也就弄得苦不可言了。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這是老杜描寫當時楊氏姊妹的想像之辭（麗人行）。「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這是老杜於楊太真死後所

表示的悼惜之意（哀江頭）。總而言之，老杜對於和他同時代的這羣尤物，是從來沒有機會接觸過的。李白却不然，他有名的三首『清平調』，和現存的八首『宮中行樂詞』，都是當時被召到宮裏去當着玄宗的面寫出的，即令說楊貴妃爲他磨過墨的話不可靠，但看見這個女人的機會卻是有的，因此他一則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宮中行樂詞第二首）再則曰：『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清平調第二首）假定不是看見，他的分數會打得這樣正確嗎？至於說：『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這更不待言，是他遠遠望見楊貴妃的亭亭倩影，倚在沉香亭的闌干站着，才能引起他的這種『烟士披里純』哩！

據一般的紀載，李白每次入宮，總是醉得醺醺然的，其實據我看，也未必盡然，他不過借着酒興對統治階級發揮他的一種野性而已。試想，高力士在當時，本來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李白居然翹起一隻腿，叫他脫靴子，當時在皇帝身邊的太監，決不止高一人，他不叫張三脫，李四脫，而獨叫高脫，你能說他當真醉了嗎？後來雖因此而遭讒間之口，因此而不能不離開長安，這在李白看來，正所謂求仁得

仁，實際是毫無所謂的。中國文人對於統治階級，自來都是歌功頌德，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今天的郭沫若，總也不能不勉強算是個文人，可是他拍毛澤東的馬屁不夠，一定還要倒在史太林的懷裏去叫爸爸，則李白人格的峻潔，真可說是獨步千古，足以一雪中國文人的奇恥大辱啊！

關於李白參加永王璘的一幕，一般都說他是被迫，被劫持，即李白也未嘗不以此自解。事實上也未必如此；李白本來是一個縱橫家的底子，再加上一套道家的人生觀，他之願意玩玩政治，不過是發揮他過剩精力的方法之一種，在他看來，皇帝原不一定要姓李的才能做的，即令說非姓李的不可，則李隆基（玄宗）可以做得，李亨（肅宗）也可以做得，何以李璘獨做不得？我們現在看看他所寫的『永王東巡歌』、『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以及『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這類的作品，態度都很自然，即在潯陽繫獄，放出以後，又被放逐去夜郎，他對這件事也依然沒有什麼悔意，照常讀他的書，（他曾在潯陽獄中讀留侯傳，）喝他的酒，做他的詩，自然他也不想死，但要他對這件事如何認錯，却是沒有的。我覺得這種地方

也最足以表現李白的偉大，本來，皇帝比之於一個偉大的詩人，算得什麼東西！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這是杜甫所寫『夢李白二首』第二首裏面的句子，這兩句詩作爲老杜的『夫子自道』自然也很恰切，但不幸李白的命運，却真也和杜甫沒有什麼區別。

李白經過四十年漂泊流離的生活以後，於唐肅宗寶應元年（762）的十一月乙酉，死於安徽的當塗。李陽冰在『草堂集序』裏面說：

『……陽冰試紋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

據此，可見李白確是病死的，關於『捉月』墮江的一種說法，實爲無稽。但我們讀杜甫關於李白的詩，一則曰：『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再則曰：『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以上見夢李白二首）三則曰：『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天末懷李白）可能當時確有李白沉江的一種傳說，杜甫因懷念他的這位老友，既已形諸文字，後人或即以此加以附會耳。

根據李白的好友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上所說，李白一共結過四次婚：第一位夫人姓許，即我前面已經提到的許國師的孫女，生了一女一男，女的叫平陽，男的叫伯禽，又叫明月奴。次合於劉；劉離以後，又合於山東一婦人，生了一個兒子叫顥黎；終娶於宗，李白『竄夜郎留別宗十六璟』詩，所謂『令姊忝齊眉』者是也。（按魏序宗作宋，茲據王琦注）此外李白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天然，則不知爲誰氏所出。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杜甫這首『月夜』，對他家人的懷念，可以說是一種至情的流露。李白的集子裏，也有若干首『別內』『寄內』的詩，可是我們看不出他對任何一位夫人，有怎樣了不起的一種情感，這大概是緣於李白對性生活的態度，根本便與杜甫不同。可是李白對於他的孩子們，却是異常愛惜的。他有一首『寄東魯二稚子』的詩，是我所歡喜唸的，詩曰：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尙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字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誰復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汝陽川。」

他在「送楊燕之東魯」的詩裡說：

「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又他在「送肅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的一首裏也說：

「我家寄在沙邱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我們讀了這些作品，還能說李白的情感果不及杜甫的濃厚嗎？

李白的墓，原在當塗的龍山東麓，唐憲宗的元和十二年（817）正月二十三日，乃改葬於青山之陽，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改葬的經過是這樣的：其時范傳正任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與李爲通家，按圖訪得李白的墳墓在當塗屬邑，因